

第六十四回（8）每每忽然就转折

三藏跪了，竹竿儿醉了，松树和柏树扶了，桧树那张老脸黑了。

话说，在竹竿儿滔滔不绝的雄辩声中，桧树的表情是越来越难看、越来越难看。为啥呀？因为它看来，为了能击败唐僧，竹竿儿君把它们哥儿几个千金不易的长生秘笈都给泄露出来了。

挂着半红半黑的笑、说着半真半假的话，桧树打个哈哈道：“拂云之言，分明漏泄。圣僧请起，不可尽信。我等趁此月明，原不为讲论修持，且自吟哦逍遥，放荡襟怀也。”

桧树左边对竹竿儿埋怨说你分明泄漏了。桧树右边对唐僧说它的话你可不要相信哦。然后赶紧转移话题，要众人就此打住谈论修行，改吟诗作对。

陶醉中被指责的竹竿儿，尴尬的笑笑，马上配合的说：“吟哦的话，咱们进小庵饮茶好不啦？”

一听要吟诗作对，唐长老真个动心又动身，马上顺着竹竿儿的纤纤细指瞧过去。门上有三个大字，乃“木仙庵”。哦哦，人家果然是仙家哇。然后四个德高望重仙誉生隆的老仙家，竟然齐齐的请自己吃膏，这阵仗，反而把三藏给吓住了。然后四个家伙又齐齐的吃给他看，然后三藏就一口气吃了两块。

夜宵吃了，茶水饮了，三藏哥哥精神也来了。在跟四个老汉应酬的当儿，悄悄的偷看了下人家的屋子。哎呀，这一看不打紧，啧啧，真的是好美呀：“水自石边流出，香从花里飘来。满座清虚雅致，全无半点尘埃。”可是，小说提到，这里“玲珑光彩，如月下一般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屋内有不可见光源提供照明。并且从诗中描述的状况，可以知道，这屋内有石头、有石缝流出的水，有盛开的花朵。

一看到这么美丽精致的室内景观，三藏浑然就忘怀了，既然没有月亮，那咱就是月亮，咱的禅心就是月亮，欢乐开怀之下，忍不住自我称颂道：“禅心似月迥无尘。”

既然你自夸自心，那咱就不客气。松树就自夸叶绿：“诗兴如天青更新。”柏树自夸叶平：“好句漫裁抆锦绣。”桧树自夸叶密：“佳文不点唾奇珍。”竹竿儿一听急了，自家叶子跟人家没得比。于是就猛夸自己叶疏之妙：“六朝一洗繁华尽，四始重删雅颂分。”

好久没这么过瘾了呀。五个人自吹完之后，三藏相当开心，赶紧奉承道：“弟子一时失口，胡谈几字，诚所谓班门弄斧。适闻列仙之言，清新飘逸，真诗翁也。”

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吹捧我，我也要起劲儿的吹捧你。松树就给三藏脚底下垫砖头。啊

，你开的头你就要结尾，啊，你出家人要全始全终。

然后这唐朝来的圣僧，听到这“出家人全始全终”没有说浑身一震恍然大悟明白，就像他听闻那“拂云之言……不可尽信”的时候，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一样。

三藏就给人家续了两句百分百的文人诗“半枕松风茶未熟，吟怀潇洒满腔春。”单纯从文学上讲，人家竹竿的“六朝一洗繁华尽，四始重删雅颂分。”还颇有意境、也有张力的气势，当然用于自吹，还是让人觉得怪怪的。六朝一洗繁华尽，指它自己下边节节无权的直来直去，四始重删雅颂分，是上边或疏或簇的枝叶，虽然不浓密，可是疏密有致

，繁简得益，条理清晰。借助朝代和文风的时代变迁，来比喻赞美自己，也算颇有巧妙。看来这竹竿儿的大气，也是有所贯通的通畅。

诗经分类为风雅颂，为何这竹竿儿只是提到雅颂，却无提到风呢？原来，这是它在给三藏喂招。三藏马上就接上了“风”，“半枕松风”。然而，风是凡俗民声，雅颂方是关乎上流贵族。竹竿君上面的话，可是一洗繁华，尽褪华而不实的文风，然后是做出孔夫子修订排序出诗经的壮举，也就是重开天地的意思。如果三藏识破其中的小小的善意和小小的恶意，应该以风起始，来个气势更加高大上的风生水起、昏天暗地。三藏却是躺倒在松树的怀里，沉浸在自己幻想中的诗意

的春风里，“半枕松风茶未熟，吟怀潇洒满腔春”。如果是您，不知会如何接对？

但是因为三藏这诗句，歪打正着拍到松树的马屁上了，这十八公乐得简直是直蹦：“好个吟怀潇洒满腔春！好个吟怀潇洒满腔春！”松树是认为，是松风吹荡，让唐朝来的圣僧如沐春风、潇洒满襟哩。松树是个诗痴，它撺掇着三藏结句，又鼓捣着人家开句，人家无意中夸到它，它更加来劲儿了，兴奋之下，也慨然起顶针句：“春不荣华冬不枯，云来雾往只如无。”春、冬，人生中的得意和失落、荣辱；云、雾，荡漾心头中的杂念和朦胧意识。春不荣华冬不枯，不跟随外界变化；云来雾往只如无，也不跟随内在变化。最后落在无上。这句诗，气势又起来了。

凌空桧树接道：“无风摇拽婆娑影，有客欣怜福寿图。”桧树自己，无风摇拽，自力之动，内在的生机。有尊贵的客人欣赏流连，构成一幅福寿之图。气势跌下。竹竿马上接到：“图似西山坚节老，清如南国没心夫。”竹竿自称西山坚节老，坚、节也可以是一种定力。自在清亮，如南国的空心竹、没心之人。没有俗人之心。气势又开始上扬。孤直柏树顶针接话：“夫因侧叶称梁栋，台为横柯作宪乌。”柏树先生独木擎天，监察史一样刚正不阿，言下之意其不假于人、自成体系。可是，气势还是下来了。

它们四位，倒是各自把自己的特性给表达得蛮鲜明。只是这离三藏长老赞叹吹捧的“阳

春白雪，浩气冲霄”还是不够。不过这时候，四根木头连带三藏，均已经眉飞色舞，欲罢不能了。既然已诗兴大发，玩接龙游戏太不过瘾，索性来整首的诗吧。

然而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三藏这时候，一开口，又回到修炼的话题上来了。似乎前面四位诗词中影影绰绰的修炼的意境，重新让他思绪回来了一些。

“杖锡西来拜法王，愿求妙典远传扬。金芝三秀诗坛瑞，宝树千花莲蕊香。百尺竿头须进步，十方世界立行藏。修成玉像庄严体，极乐门前是道场。”道出自己何来何往与何求，并且鼓励自己继续努力修行，等到修到浑身上下如同白玉一样、弥布十方世界的庄

严圣体，那也就是到了他认为的修行的终点：
极乐世界的门前。

四老听毕，俱极赞扬。赞扬归赞扬，从后面它们四首诗中，很明白的表现出来，它们依然不知道修行为何物。修行的核心要点，是三藏所说的“愿”、发愿、践行，心与身一起跨越凡俗红尘，抵达佛国之境的道场。

松树是第一个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和诗的。松树云：“劲节孤高笑木王，灵椿不似我名扬。山空百丈龙蛇影，泉泌千年琥珀香。解与乾坤生气概，喜因风雨化行藏。衰残自愧无仙骨，惟有苓膏结寿场。”松树很自傲，觉得自己比木之主宰和树木神灵都上档次，身躯高大、以龙蛇自比。因天生之材，懂得顺

天应时，寿长千年。可是最后松树说实话了，自己不是修行的料，活到现在，依然衰残，主要还是依靠补药茯苓糕在延长寿命，外在手段是自己的寿场。

那另外三根木头，在松树作出意外的交底之后，再也不谈修行了。其实，它们的确没资格。当然，它们嘴上还是意气高涨。只是，再也不谈修行了。

柏树和诗曰：“霜姿常喜宿禽王，四绝堂前大器扬。露重珠缨蒙翠盖，风轻石齿碎寒香。长廊夜静吟声细，古殿秋阴淡影藏。元日迎春曾献寿，老来寄傲在山场。”柏树引经据典、辞藻华丽，如果是一个凡人中的文人，此诗用典和意境均佳。但是，诗词中，它

自己虽是主体，却始终是配角，陪衬之物。最后落在“老来寄傲在山场”，它自己明白，自己已经老了，只有内心的孤傲，还在这山场中，与声细影淡的风，一起飘荡。不再是它之前自豪宣称的“从今正直喜修真”。

桧树和诗曰：“梁栋之材近帝王，太清宫外有声扬。晴轩恍若来青气，暗壁寻常度翠香。壮节凜然千古秀，深根结矣九泉藏。凌云势盖婆娑影，不在群芳艳丽场。”桧树的种植接近人间帝王、道家法王，也会沾染些贵气，并且壮节凜然、根结九泉、青气恍若、翠香暗度、心高凌云，诗最后虽以场结尾，这桧树却很傲气的宣称，自己并不在花花草草的“艳丽场”。当然，再怎么高贵，也并非有关修行。跟它之前自述的“盘根已得长

生诀，受命尤宜不老方”，毛线关系没有。奇怪的是，这个桧树，两次提及自己的“婆娑影”，婆娑，动而不定么。

竹竿和诗曰：“淇澳园中乐圣王，渭川千亩任分扬。翠筠不染湘娥泪，班箨堪传汉史香。霜叶自来颜不改，烟梢从此色何藏？子猷去世知音少，亘古留名翰墨场。”若说用典之多，公平的说，以竹竿此诗为最。毕竟竹子的种植和成长，更适宜于一般人类。而且竹竿自认，自己的长久名声，是在凡人中获得。那么，自然，也不是它之前自说的“与仙游”。

正是这些木头们的诗词，越来越精彩考究，可是越来越凡俗气息浓厚，跟之前三藏幻想

中的仙翁的形像，一下子出来反差了。这时候，失落下的，三藏有些尴尬，只好皮笑肉不笑的赶紧总结这一次胜利的吹牛大会，打算开溜：“众仙老之诗，真个是吐凤喷珠，游夏莫赞。厚爱高情，感之极矣。但夜已深沉，三个小徒，不知在何处等我。弟子不能久留，敢此告回寻访，尤无穷之至爱也。望老仙指示归路。”

回头你再看这四老的诗，是不是总是有一股自我总结的悼词的味道？是呀，没多久天一亮，它们就真的被老猪给总结了，为了炫耀、吹牛冲破天，结果，一语成讖。昨天再次悲剧的[马航](#)的航班 MH17，一兄弟登机前发推特，恶搞自己，提示大家如果出事了飞机就长这样……。现在的人们，缺乏敬畏和无畏

，往往说出来吓人的话。而天地间，这时候，说不定就会有反响的。所以，做人，明白自己吃几两干饭，清楚自己的所在位置，是有必要的。